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3 2004
(第3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99

从柳永词看中国传统文学的世俗化倾向

杨建跃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基础部,广东 广州 510507)

摘 要:柳永是封建社会第一个以市民意识对抗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文人。他的词着力描绘都市生活、个人的感官享乐及妓女心态,有鲜明的世俗化特色。其词作和价值取向不仅背离封建正统观念,还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审美价值的反叛,预示了后世文人走向社会、传统文化走向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柳永;世俗化;传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3-0099-06

一

有宋一代正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变过渡时期。在中唐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法也因之瓦解,终于被两税法所代替,这就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前后期转变的重要标志。宋代社会这一发展变化更为明显。呈现出了新的历史特点:

第一,传统文化发展达到高峰。唐朝开国,统治者为巩固政权的需要,有意打击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势力,扶植寒门庶族。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重定王公贵族以下到一般农民的户税,一律按九等征收,均田变为均役,户等成为征收课税的依据。九等户制的转变和确立过程,表现了官品贵族、世家豪族的衰微和庶族势力的消长,也表现出庶族势力上升的过程。宋朝承唐五代以降,出于统治者维护封建专制的需要,导致了庶族地位的全面上升和文人士大夫境遇的提高:为了强化封建专制、巩固皇权,宋代统治者极力防范功臣武将,欲借助上升的庶族地主阶级遏制藩镇割据势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兴学校,大开科举,以策论取士,大力选拔思想渗透孔孟儒学的文人士大夫充入官僚机构,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士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学致仕,一旦及第,往往光宗耀祖、富贵显达,文人士子的命运和待遇达到高峰。当时宋代社会文人大都来自于农村,多为中小地主阶级,甚至有许多人像范仲淹这样出身贫寒,而又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大都以天下为己任,力图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危机。宋代文人士子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注重个人修养并饱读诗书,既有政治家的气度又有学者化的倾向,在他们追求知识、探求治国之术、阐发政治主张和抱负的同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理学学术思想的建立,促进了封建文化在宋代的全面高涨,传统文化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第二,市民意识开始萌芽。中唐时的均田制被破坏,农民大量流亡寻求荫庇而形成客户,两税法的规定使客户地位合法化。从均田农户或逃户改为客户,从直接隶属的户籍改为独立的户籍,意味着农民人身自由程度的提高。五代以降,长期承平,户主与客户、"形势户"与客户,形成了一种佃客隶属关系,标志着农民对豪族大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减弱,农民进一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的劳动剩余时间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促使一部分农民弃农从商,往来

收稿日期:2004-03-17

作者简介:杨建跃(1965-),女,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于城乡之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走进城市,演变成为市民阶层。于是,一种新的因素在潜滋暗长、逐步蔓延,这就是随着城市发展、市民壮大,具有充分的世俗性和娱乐性的市民文化在悄悄萌发。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立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士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侵蚀和冲击。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封建文人可以不走仕途经济而找到生活出路;市民意识的产生,给文人士子提供了反叛传统的依据;市民文化的兴起,极力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勾栏瓦肆的出现,又让科场失意的文人有栖身用武之地。在宋代社会内,在传统文化达到高峰的同时,市民文化正在萌芽,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初现端倪。

二

柳永是宋代社会、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级,却公开以市民意识反抗封建意识的文人。他原名柳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后改名柳永,考中进士,授睦州团练使推官,官至屯田员外郎。他虽然身为工部侍郎柳宜之子,从小受传统文化教育,却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去实践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致力于仕途经济,而是顺乎自己的兴趣,放任自己的性情,表现出具有叛逆色彩的人生选择:他偏离封建正轨,流连于秦楼楚馆之中,为妓女们填词作曲,"醉乡何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1]。他大量结交下层社会的书会才人和妓女,称他们为自己的"狂朋怪侣",自称"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2],嘲弄封建社会庄严的科举制度。他把皇帝的殿试看得还不如自己和妓女一时的幽会,对封建社会文人士子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大加亵读,敢于豪迈地高唱:"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3],公然对当时社会汲汲于求的封建功名利禄表示出一定程度的鄙薄。封建君主对他的言行怒形于色,斥责他"且去填词",他并没有被吓得诚惶诚恐,反而毅然打出"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旗帜,反叛封建阵营,走上了独特的人生道路,表现了他鲜明的个性。

宋王朝为了防范藩镇割据、巩固其统治而大量选拔文官,大开科举之门,大力网罗天下文人士子充入各级官僚机构,并给予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仕途径济成为全社会热衷的正途,富贵功名、光宗耀祖成为普天下追逐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柳永表现出了对封建社会价值观的叛逆。在柳永的人生道路上,没有什么权贵奸臣阻碍他的仕进,也不是他没有才能学识应付科举,更不是官场失意后沉郁下潦,但他却置儒家正统思想于不顾,徘徊于封建道德规范之外,表现出强烈的叛逆色彩。

柳永偏离了封建正统,开始了浪迹青楼、暮宴朝欢的浪漫生活。其人生和词作走向世俗的标志,便是大量的表现世俗生活以及妓女词的创作。《宋人轶事汇编》说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虽然有些夸张,但却说明柳永是世俗生活和市民情调的记录者、代言者。柳永在"望海潮"里不是写景抒情言志,却是以铺张扬励的手法尽力描绘繁荣的、喧闹的、享乐的城市图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4]在柳永的词里,已经没有对科举仕途的热衷和功成名就的渴望,却只有对情人离别埋怨和两情欢娱的渴望,并对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不敢说的感官享乐,大胆地、直露地加以描写: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彩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5]

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缸,却道你但先睡。[6]

欲掩香帷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7]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8]

纵观柳永的词,已经没有李白的浪漫恢宏、意气风发,没有杜甫的致君尧舜、忧国忧民之怀,没有范仲淹匡时济世的伟大抱负,也没有辛弃疾放眼神州的英雄气概。他既不关注政治,也不想去改变社会的弊端,更无视什么纲常伦理、仁义道德,只沉溺于感官的享受和对世俗生活的执着追求,并以此为人生的快乐和幸福。柳永的词,将铁马金戈之声变成了卿卿我我之语,将塞外大漠变成了花前月下之景,将抗争呐喊变成了闲情幽怨之态,将壮丽雄浑变成了绸缪婉转之度,词中充满了炽热的情欲、细腻的感性体验,以及低回的、带有感伤色彩的心境意绪。由此,宋代社会由社会繁荣、市民壮大而潜滋暗长的市俗气息和享乐精神,通过柳永的词作而显现。他在词中喊出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的柳永,走向下层社会和世俗生活、放荡不羁的个性宣言。

三

其实,柳永的词,是在封建社会长期遭到压抑的人性的释放,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也是对传统文化审美价值的反叛。

在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在“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同时,也显现出了将趋于大一统的端倪。面对战乱频仍、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中国古代先贤们努力为当时的社会梳理出合理的秩序,制定出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力弘扬君子人格,号召人们通过遵从“仁义道德”最终实现“克己复礼”;孟子则提出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由此而来。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人们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学说发展到北宋,逐步形成了更为严密和系统的“理学”思想,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对人们更为严重的思想压抑和行为束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思潮下,柳永的词大量描写世俗生活和人的感官享乐,是市民意识对封建道德规范的对抗,也是“人欲”对“天理”的对抗。可以说,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潮流看,以关汉卿、王实甫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对爱情的歌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以及对妓女的平等精神和人道同情,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明代文人对“情”的颂扬和对“理”的批判,都是从柳永所肇始。所以,柳永代表的思想意识与人生道路,有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

《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受儒道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一贯都是重“道”而轻“器”、重“意”而轻“言”,追求一种典雅含蓄、空灵蕴籍的古典主义艺术意境,它由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发展到晚唐司空图对“味外之味”、“韵外之致”的推崇。宋初的梅尧臣在《六一诗话》中极力倡导“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致矣。”传统文化对诗意的追求,在宋代逐步走向极致。柳永的词作大异于当时文人学士标榜的“雅趣”,标志着以市民趣味和好尚为体现、以世俗精神的萌生发展为内在动力的新文化因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学新的审美因素的出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情趣的反叛。柳永的世俗精神和审美情趣,经元代文人的发扬,成为后期封建社会文学艺术的主流。所以,柳永的走向世俗,标志着传

统封建社会的框架内,新的文化因素在悄悄萌发。

四

柳永偏离了封建正统,混迹于下层社会,开始时还带着浓厚的浪漫情调,出于年轻人的意气和遭到打击压制的逆反心理,他还没有料到、也没细想过自己将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没有想到作为封建阵营的逆子,要坚持自己人生选择的艰难。随着青春的流逝和经历的挫折,他逐渐失掉了年轻时的锐气和浪漫,开始看到自己人生道路的狭窄和艰难。如果说柳永在以前对于所受的歧视和排斥并不在乎,并报以同等的反抗,那么,随着时间的蹉跎和遭遇的坎坷,他明显地感到了它的沉重,各种复杂的情感积郁内心,他只能独自品尝着这其中的苦涩和辛酸: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竟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9]

又闻得、行客扁舟过。篷窗近,兰棹急,好梦还惊破。念平生、单栖踪迹,多感情怀,到此厌厌,向晓披衣坐。[10]

在词里,柳永不是慨叹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只是固守着自己狭小的内心,缺乏对未来的幢憬,悲叹现在的境遇,怀念往日的欢娱。因为他并非是有目的、有觉悟地反抗封建意识和规范的压制与束缚。走仕途经济,他缺乏热情;完全融入市民社会,他没有这样的打算;抗争呐喊,他又没有勇气。他从小受封建教育,其思想渗透了传统意识,也就难以超越封建意识对他的制约。并且,他对封建营垒的原谅和个人的才华仍抱有希望与幻想。因此,当他看到自己叛逆了原来的阵营和思想意识,却一无所成,却是光阴虚过、人生蹉跎,不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了后悔。当他看到以往的"狂朋怪侣"已四散零落,以往的"暮宴朝欢"已经一去不返,自己韶华已失而手中却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不禁对这样的反叛和浪迹天涯感到了厌倦。柳永被逐出了封建社会的"伊甸园",没有容身立足之所,没有出路和希望。于是他只好浪迹天涯,到处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11]然而这天涯沦落却没有目的、没有归程,也没有欢乐和希望,因而产生凄凉哀怨、孤寂无依的痛苦。

怀着对过去的追悔和厌倦,看清了道路的狭窄和前景的黯淡,他感到了现实对他的挤迫,内心感到焦虑和痛苦。他的言行和人生选择,带有明显的异端色彩,在封建道德规范依然强大的宋代社会,为封建阵营所不容,卫道士们要合力来惩诫这样的逆子,使他倍受歧视和排斥。当柳永感到不平,去质问晏殊时,晏殊以维护封建正统的面目将他斥退:"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闲拈伴伊坐'"(宋人轶事汇编);当有人把柳永的词作推荐给仁宗皇帝时,却被宋仁宗掷之于地,这代表封建道德规范对柳永的唾弃;当苏轼在评析秦观的一首词时,责怪道:"何故学柳七(柳永)语"。这些都是封建道德伦理以及封建阵营对柳永的打击和压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柳永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为了平息内心的焦虑和痛苦,为了克服自己的渺小感和孤独感,柳永只有自愿放弃自己的叛逆、放弃自己的个性,交出反抗的自由,改邪归正,回归封建正统,赢取封建阵营对他的原谅和承认。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柳永并不是"真的猛士",只是一个具有一定叛逆色彩的传统文人,中国封建社会本来一贯就是以群体压抑个体、以社会消解个人,以封建道德规范的绝对权威不遗余力地扼杀异端和叛逆。刚刚发轫的市民意识和世俗精神,难以抵抗封建传统的压制,所以柳永发现自身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就

像一座带有凄凉意味的孤岛,只好急切地逃避孤独,向封建阵营妥协。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框架中,新生事物产生的艰难。

柳永妥协归降的标志是他改了名,应试科举,登进士第。他仕途仍十分坎坷,官位终于“屯田员外郎”。可见他‘改邪归正’后还是郁郁不得志,最后是一生潦倒,原来出身的封建阵营也不是他的归宿。他死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还是他那些作为‘生前好友’的妓女安葬了他。他从封建官宦子弟,到叛逆正统的浪子,到后来的妥协投降,其人生道路返回了原有的起点。柳永的悲剧固然有其性格和气质的原因,更主要是传统文化和刚发芽的市民意识在他身上的尖锐冲突造成的。市民文化的影响使他不愿循规蹈矩去走仕途经济,追求功名富贵,导致他对封建正统的叛逆。然而,刚刚兴起的市民意识太弱小稚嫩,使柳永无力与传统道德规范抗衡。他徘徊于社会与个人之间、传统与世俗之间,进退维谷。无论是在跻身下层社会,还是回归封建营垒,他都没有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既不能为真君子,亦不能为真小人”,这就是柳永的人格和心态。实际上,柳永身上的矛盾和冲突,是历史上传统与现实、道德规范与追求个性的矛盾和冲突。他的出现,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将走向世俗的新趋势。

五

为什么柳永的出现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新趋向?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神圣的宗教精神。儒家文化没有把人们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神性崇拜,孔子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语怪力乱神”,把人们对终极关怀的思考、对宇宙自然的探究,都引向对君主的忠诚、对国家的报效、对家族的责任、对道德伦理的遵守之中,消融在现实性的人伦关系之中。儒家学说极力将人的日常生活情感纳入“礼”的规范,那么人们潜意识中的欲望和冲动,没有至高无上的天主可以诉说和忏悔,从而得以净化情感和灵魂,只能被束缚于严密的道德伦理之中,压抑越深,反抗越烈,总要寻找渲泄的口子。道家文化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虽然把‘道’作为宇宙的本体,但却认为‘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人们无需脱离现实就可以体悟‘道’的精髓,也没有把人导入宗教的狂热来换取灵魂的解脱和精神的超越。道家学说不否定人的感性,但它宣扬的‘齐万物、一死生、泯物我、超利害、同是非’的精神境界,必然要消灭人内心的各种欲望和冲动,人的感性世界仍然找不到出路。

历史走到了宋代,长期的承平、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繁荣,物质丰富,市民阶层应运而生,以勾栏瓦肆为代表的娱乐业十分兴旺。追求物质享受而具有新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市民阶层,他们不想治国平天下,只是追求物质利益和感官刺激;他们不想为社会尽义务和责任,而是注重眼前的日常生活;他们不讲求什么“空灵”、“雅趣”,只是大胆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欲求。这些都对传统文化产生冲击,通过潜移默化,导致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的分化,并且他们也极力在封建文人士大夫中寻找自己的代言人。于是人性中被封建伦理长期压抑的情感和欲望,终于找到了渲泄的出口和滋长的土壤,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历史趋势和文化走向。柳永便成为了这种转折的先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缺陷,导致了这种新兴的世俗精神的产生。由此,有宋以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由对外在的事功的追求,转向对自己内心感性的重视,在宋代为社会不耻的柳永的人生态度,在后代成为普遍的人生选择。在元代,董解元以‘秦楼楚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自夸,关汉卿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迈出了比柳永更大的步伐。在明代,以李贽的‘童心说’为代表的新思潮,大声疾呼:“天理也要从人欲中出”,开启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潮流,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唱出了“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就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自清以来,世俗精神弥漫社会,《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通俗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化

的又一高峰。

参考文献

[1]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夏云峰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34 .
[2]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鹤冲天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64 .
[3]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鹤冲天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64 - 65 .
[4]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望海潮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50 .
[5]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定风波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37 .
[6]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斗百花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18 - 19 .
[7]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菊花新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48 .
[8]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迷仙引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28 .
[9]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戚氏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45 .
[10]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祭天神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47 .
[11] 唐圭璋编纂 . 柳永“ 雨霖铃 ”[A] . 全宋词卷一[Z] . 北京:中华书局 . 1999 .26 .

The wordly tre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flected in Liuyong 's *ci*

YANG Jian-yue

(*The 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 Guangzhou* 510507, *China*)

Abstract: Liuyong was the first traditional scholar in the feudal society who fought feudal ethics with civil consiousness . His ci put forth effort to depict city life and individual sensualp and prostitutes psychology, which was of distinct wordly characteristic . His ci and value not only deviated from feudal orthodox concept, but also embodied the betraya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esthetic value, which indicates the tendency of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getting more involved in the society, and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moving toward wordliness .

Key Words: LiuYong 's ci; wordly; The Song society